侯鯖錄/卷第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侯鯖錄

◀上一卷

卷第七

下一卷▶

沈存中括，元豐中入翰林為學士，有《開元樂》詞四首，裕陵賞愛之。詞云：「鸛鵲樓頭日暖，蓬萊殿裏花香。草綠煙迷步輦，天高日近龍床。」「樓上正臨宮外，人間不見仙家。寒食輕煙薄霧，滿城明月梨花。」「按舞驪山影裏，回鑾渭水光中。玉笛一天明月，翠華滿陌東風。」「殿後春旗簇仗，樓前御隊穿花。一片紅雲鬧處，外人遙認官家。」

欄楯，王逸註云：「縱曰欄，橫曰楯。」《楯間子》曰：「櫺，欄楯，殿上臨邊之飾，亦以防人墜墮，今言鉤欄是也。」沙門玄應撰。

唐杭州缺刺史，欲陳李遠為守，宣宗曰：「遠詩云：『青山不厭千杯酒，白日唯消一局棋。』如此安能治民！」此繆陋之甚也。使才臣治郡有餘暇，鈴閣弈棋，未害為政，豈特一詩中言棋，便謂不能治民？有以見宣宗之度未宏遠耳。

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，不錄不讀不還，便為己有，又欲使人之無本。潁州一士子，九經各有數十部，皆有題記，是謂借諸人之書不還者，每炫本多。余不欲言，未嘗不歸戒兒曹也。

陳叔易，崇寧中為宋喬年薦得官入館，晁以道有詩云：「處士何人為作牙，盡攜猿鶴到京華。新禾滿地秋風起，六六峰前只一家。」未久，以道亦為勢人所引入京，適得書，寄此詩來，予次韻曰：「聞道諸公置齒牙，買韉賣屐趁年華。太平起隱無遺策，空盡嵩陽處士家。」始者以道叔易皆居嵩陽，誓不出仕云。

《傳載》曰：僧淡然者為詩曰：「到處自鑿井，不能飲常流。」與孟郊、退之為洛下之遊，退之作《嘲淡然鼾睡》詩是也。

唐劉從諫死，其子稹請襲位，未許，發兵擾河內，朝廷命檢校右僕射王茂元專征。會茂元卒，遣檢校太尉王宰都統驍卒，檢校右僕射石雄為副。未即進討，武宗切於成功，遣內養崔神召丞相李衛公於便殿，曰：「此賊使朕鬢眉陡白。諸將不肯殺戮，卿等可為作制馭奏來，朕坐此以待。」衛公至中書，召御史中丞李回，宣上旨，請公以行。命回為催陣使，發自右銀臺門，五十四道邸吏，戎車導引至近驛，觀者傾京師。公至蒲東刀荒嶺，都統王宰、其副石雄，鞬腰帕首，俯伏道左拜謁。公總轡受禮，顧左右，喚當直令史處分，責破賊限狀來。二將揮汗，通六十日內請收潞州城，違限請行軍令。五十八日，潞州送稹首請降，官軍入上黨，拜同中書侍郎平章事。回即驛坊李相也。

老種太尉師道預知金人反覆，上進二詩，多為張六太尉者收藏不達，已備言大金連結情狀，後果叛盟。詩曰：「外塞胡兒裏黨臣，勾連數眾赴京城。團團闊闊孤平寨，不識皇家王氣星。」又云：「飛蛾視火殘生滅，燕逐群鷹命不存。從今一掃胡兵盡，萬年不敢正南行。」後金人奔突犯闕，皆如其言。初與折可存立殊勛，後欲擊賊，不用其言，氣憤而卒。

崇寧中，特奏名狀元徐通瓊林宴罷，作詩曰：「白髮青衫晚得官，瓊林頓覺酒腸寬。平康夜過無人問，留得宮花醒後看。」亦十二年前進士也。

近歲林棣縣虞候張坦，暴酷嗜利，卒死瘞城外月餘，夜夜叫呼。村人報其家，謂復生。妻子輩開掘視之，身化巨蛇，頭尚人也。取之置荊囤中。他日體寒，要厚被。日食肉二斤許，酒一斗。復能人言，時召故舊，喻以禍福，以邀酒食，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。唯幼子及婦能飼之。後數月，頭亦蛇矣，漸不能人言。《太平廣記》中載人化為虎多矣，未見生化為蛇也。瞿元化說。

歐陽文忠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，云：「恨不多記，但記其兩聯，一云『平地風煙橫白鳥，

半山雲木卷蒼藤』；一云『雲埋山麓藏秋雨，葉落林梢帶晚風。』」

傅欽之作中丞，言劉仲馮，一日貢父逢之，曰：「小侄何過，致起臺章？」鐵之慚云：「也只三平二滿文字。」貢父熟視，笑曰：「七上八下人才。」

張安道少年謫滁州，道遇一僧舍，入門悵然，便悟前生曾作寺僧，手寫《楞伽經》四卷。問其徒，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，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。取視之，筆跡宛然，與今生一同。遂托東坡書此經，施錢入金山寺，了元長老刻板印施，坡作後序，詳言之矣。及坡作杭倅，遊壽星院，入門便悟曾到，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，作詩記之。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來，非一世薰習所致。

先伯父洋州侯，有文學名於嘉祐、治平間。有《落花》詩云：「綠珠樓下堪惆悵，宋玉墻頭又別離。」又《禦溝》詩云：「一條橫截紅塵斷，幾曲遙通紫禁深。」

長安慈恩寺僧，見數女仙夜吟，詩云：「黃子陂頭好月明，忘卻華筵到曉行。煙收山低翠黛橫，折得荷花遠恨生。」僧出揖之，化為白鵠飛去。明日，又題云：「湖水團團夜如鏡，碧樹紅花相掩映。北斗闌干曉柄移，有似佳期常不定。」

孫莘老形貌古奇，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，世謂沒興孔夫子。孔宗翰，宣聖之後，氣質肥厚，劉貢父目之孔於家小二郎。元祐中，二人俱為侍郎，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，劉貢父過而謂曰：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」坐中有悟之者，大笑。

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。一日，烹寺犬食之，僧笑曰：「能作《滕先生偷狗賦》，即不申理。」其破題云：「僧惟不淨，狗也宜偷。餅餌引來，猶掉續貂之尾；索绹牽去，難回顧兔之頭。」又云：「既欲思於實腹，遂乃設於空喉。」即日傳播諸郡。空喉，取狗器也。

劉原父再娶，歐公戲作二詩云：「仙家千歲亦何長，人世空驚日月忙。洞裏桃花莫相笑，劉郎今是老劉郎。」又云：「文章落筆有誰先？坐上詩成海外傳。明日京都應紙貴，開簾卻扇有新篇。」

潁妓曹蘇哥，往歲與悅己者密約相從，而其母禁之至苦，不勝郁悒。以盛春美最，邀同約者聯騎出城，登高冢，相對慟哭。既而酣飲。諸客聞之，賞其曠絕於流輩。晏元獻聞

之，為戲題絕句云：「蘇哥風味逼天真，恐是文君向上人。何日九原芳草綠，大家攜酒哭青春。」

黃魯直戲作《貴耳賤目謎》云：「驢耳對軒軒，爭酬價十千。眈眈兩虎視，不直一文錢。」

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，因卜命於嶽神，夢三牛鬬於庭，有稱相公通謁者，雖異之而不曉其兆。既而得濠梁守，州廨有三石牛。後呂許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，詢見之，疑若所夢謁者，於是委遇至厚。不數年，許公大拜，梅為發運使，按部至濠上，作詩寄許公云：「十五年前忝一麾，公余嘗得預言詩。玉階步武為霖早，雲路風波得志遲。浴鳳池深春蕩蕩，觀魚臺古草離離。重來故老休相問，請揭紗籠看舊碑。」

張子野年八十五，尚聞買妾，陳述古作杭守，東坡作倅，述古令東坡作詩云：「錦裏先生自笑狂，莫欺九尺鬢毛蒼。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柱下相君猶有齒，江南刺史已無腸。平生謬作安昌客，略遣彭宣到後堂。」詩人謂張籍；公子謂張祜；柱下，張蒼；安昌，張禹：皆使姓張事。

文思使，或云量銘云：「時文思索。」或說殿名，聚工巧於其側，因名之曰文思使院。

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，答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，有云「皐陶曰殺之三，堯曰宥之三」，諸主文皆不知其出處。及入謝日，引過詣兩制幕次，歐公問其出處，東坡笑曰：「想當然爾。」數公大笑。

世以鮑昭字明遠，讀李義山詩云：「嫩割周顒韭，肥烹鮑照葵。」乃知名照，非昭也。

唐明皇時，孫逖集中有《壽王瑁妃楊氏廢為道士制》，此可見太真妃真壽王妃也。李商隱詩云：「驪岫飛泉泛暖香，九龍呵護玉蓮房。平明每幸長生殿，不從金輿惟壽王。」又云：「龍墀賜酒敞雲屏，羯鼓聲高眾樂停。夜半宴歸宮漏永，薛王沉醉壽王醒。」書此事也。

唐李義山《樊南甲乙四六集序》云：「四六之名，六博格五，四數六甲之取乙。」

《周禮》：「閽十人。」鄭玄曰：「閽，真氣藏者，今謂之宦人也。主閑門戶，故閽之。

」

東坡先生嘗愛梅聖俞《和宋次道紫宸早朝》詩，云：「陸生聲譽在雲間，來預簪裾謁帝顏。冠劍有容夔與契，文章全盛馬兼班。旼旼玉宇龍纏棟，靄靄金鋪獸嚙環。卻出常朝殿前過，戟衣風動自相攀。」

天福中，楊凝式風子筆墨高妙，洛陽寺有題壁。李建中亦有書名，嘗題其旁云：「杉松倒澗雪霜幹，屋壁麝煤風雨寒。我亦平生有書癖，一回入寺一回看。」

濠守侯德裕侍郎，藏東坡一帖云：杭州營籍周韶，多蓄奇茗。嘗與君謨鬥，勝之。韶又知作詩，子容過杭，述古飲之，韶泣求落籍。子容曰：「可作一絕。」韶援筆立成，曰：「隴上巢空歲月驚，忍看回首自梳翎。開籠若放雪衣女，長念觀音般若經。」韶時有服，衣白，一座嗟嘆，遂落籍。同輩皆有詩送之，二人者最善，胡楚云：「淡妝輕素鵝翎紅，移入朱欄便不同。應笑西園桃與李，強勻顏色待秋風。」龍靚云：「桃花流水本無塵，一落人間幾度春。解佩暫酬交甫意，濯纓還作武陵人。」固知杭人多慧也。

王立之云：「老杜家諱閑，而詩中有『翩翩戲蝶過閑幔』，或云恐傳者謬。又有『泛愛憐霜鬢，留歡卜夜閑』。余以為皆當以閑為正，臨文恐不自諱也。」迂叟李國老云：「余讀《新唐書》，方知杜甫父名閑，檢杜詩，果無『閑』字。唯蜀本舊杜詩二十卷內《寒食》詩云：『鄰家閑不違。』後見王琪本作『問不違』。又云：『曾閃朱旗北斗閑。』後見趙仁約說薛向家本作『北斗殷』。由是言之，甫不用『閑』字，明矣。」

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，皆一時名士，米元章在焉。酒半，元章忽起立云：「少事白吾丈：世人皆以芾為顛，願質之。」坡云：「吾從眾。」坐客皆笑。

東坡論沈傳師書云：「傳師雖學二王筆法，後欲破之自立，乃傷變主者也。近世人多學傳師，又不至，但有小人跳籬驀圈，腳手令人可憎。世人皆學，何哉？」

東坡云：「白公晚年詩極高妙。」余請其妙處，坡云：「如『風生古木晴天雨，月照平沙夏夜霜』，此少時不到也。」

東坡云：荊公暮年詩始有合處。五字最勝，二韻小詩次之，七言詩終有晚唐氣味。如平甫七字，復為佳耳。

晉人論三教同異，曰：「將無同。」曾問東坡，坡云：「古人以將為初，是初無同，豈復有異耶？」後以此旨觀古人用初字意，皆通於此義。

《宗鏡》中有《古德環同見異頌》一首云：「於一端嚴淫女身，出家耽欲及餓狗。以前塵無決定相，三者分別各不同。」

東坡老人在昌化，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，有老婦年七十，謂坡云：「內翰昔日富貴，一場春夢。」坡然之。里人呼此媼為春夢婆。坡被酒獨行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，作詩云：「符老風情老奈何，朱顏減盡鬢絲多。投梭每困東鄰女，換扇唯逢春夢婆。」是日，老符秀才言換扇事。東坡云：世言柳耆卿曲俗，非也。如《八聲甘州》云：「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」此語於詩句，不減唐人高處。

晁無咎言：晏叔原不蹈襲人語，而風調閑雅，自是一家。如：「舞低楊柳樓心月，歌盡桃花扇底風。」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。

荊公云：古之歌者，皆先有詞，後有聲，故曰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」如今先撰腔子，後填詞，卻是永依聲也。

世言盧絳病，夢一白衣婦人啖以甘蔗，為歌《菩薩蠻》詞，曰：「後相見於固子陂。」其詞末句云：「眉黛遠山攢，芭蕉生暮寒。」此詞人俱能道之。而楊大年《談苑》中末句不同，云：「獨自憑闌干，衣襟生暮寒。」不知孰是。予嘗謂「芭蕉生暮寒」妙甚，與「衣襟」大段相遠，大年必不如此道也。

李邦直黃門在政府時，夜夢作《春詞》云：「楊花落，燕子橫穿朱閣。苦恨春醪如水薄，閑愁無處著。綠野帶江山落角，桃葉參差殘萼。歷歷危檣沙外泊，東風晚來惡。」

秦少遊、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。少遊有詞云：「醉臥古藤陰下，了不知南北。」其後遷謫，卒於藤州光華亭上。方回亦有詞云：「當年曾到王陵鋪，鼓角秋風，千歲遼東，回首人間萬事空。」後卒於北門，門外有王陵鋪云。

東坡云：《梁史》：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屐，即與之。後得所失屐，復還之，不肯取。又：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屐，麟士笑曰：「是卿屐耶？」即與之。後得所失屐，麟士笑曰：

「非卿屐耶？」復受之。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，不當如凝之也。

契丹天柞文妃喜文墨，嘗作史詩以諷諫云：「丞相朝來劍佩鳴，千官側目寂無聲。養成寇盜謀將及，害盡忠良諫不行。親戚盡連藩屏翰，私門潛蓄爪牙兵。可憐二世秦天子，猶向官中望太平。」文妃被誅後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，母子俱賢也。

東坡守杭州時，有縣官貪而無恥，欲黜之，冷張父政解其事。公厲聲曰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，其斯人耶！」張問其故，「掌政名曰有司，掌教名曰儒臣，有司惟欲得之於己，儒官惟欲成就於人。」聞者笑倒。